

李潘 著

# 身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

西苑出版社  
XI YUAN PUBLISHING HOUSE

李潘

著



西苑出版社  
四川新华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不容易/李潘著. —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02.2

ISBN 7-80108-608-2

I. 真… II. 李… III. 随笔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9672号

总发行人: 王 庆

总策制人: 陈大利

总监制人: 文 龙

选题策划: 王 益 吴 鸿

责任编辑: 吴 鸿

封面摄影: 程庆生

内文摄影: 吴燕子等

## 真不容易

---

作 者 李 潘
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

邮政编码 100039

电 话 (010)68247120

传 真 (010)68247120

网 址 [www.xycbs.com](http://www.xycbs.com) E-mail [aaa@xycbs.com](mailto:aaa@xycbs.com)

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四川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2.375 字 数 280 千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08-608-2/I·61

---

定价: 25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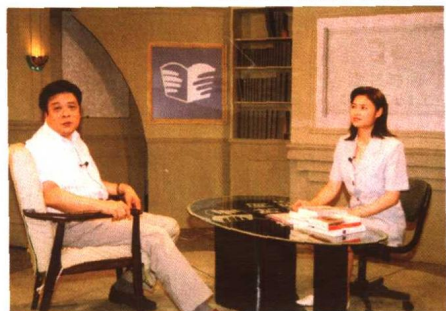
在德国电视台门前与德国读书节目主持人凯尔斯藤在一起。

李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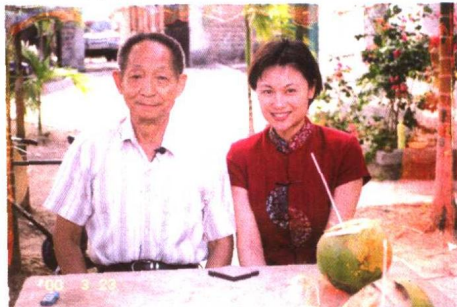
真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与赵忠祥谈谈读书和主持。



与袁隆平在海南基地。



李潘

真

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

与胡绳在一起。



李政道先生永远的笑



与吴冠中在一起



与黄宗英在一起

李潘

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余华看上去很开心。



李潘

著

真

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大冯（冯骥才）一直很忙碌。



叶至善在书房中签字。



周恩来的保健大夫。



在费孝通家。

李潘

著

真

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

从兰州到金钟社，我开着这辆刹车不灵的向阳吉普，走了几百公里山路。



李潘

真

不容易

IT'S NOT EASY

与金钟社办的夜校孩子在一起。

## 自序

许多年前，读到宋代诗人尤袤谈书的名言“饥读之以当肉，寒读之以当裘，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，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”，就觉得有些高远。这种毫无功利色彩的读书境界固然值得向往，但像我这样一直被升学、就业的种种压力驱迫，跌跌撞撞赶路的人，要想达至这种境界，不说矫情，也有点奢侈。

到《读书时间》做主持人后，读书成为了工作。换句话说，读书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干的活儿。因此，你想读书时得读，不想读时也得读；喜欢的书要看，讨厌的书也不得不看。把业余爱好当了职业，就像从谈恋爱阶段走进了婚姻，实际得可以。这种情形下，离先辈描述的读书之理想境界也似乎越来越远了。

《读书时间》开播的第一期节目是谈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这篇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1996 年初春，在北京城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里，我采访了借宿在此养病的徐迟老先生。

那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。

他说他正在写书：“准备写到2000年，因为书是从1900年开始的，一个世纪，就是100年。”

然而，几个月后的一天，我从报上读到了徐迟先生在武汉去世的消息。他自己选择了离去。震惊之余，我意识到，这也许是老人留在世间最后的音容笑貌，是向他的读者作的最后的道别。虽是无意之间，我们却做了一件带有抢救性质的事情。我开始感到，读书的职业，有意思的地方已不仅仅在读书本身。

此后，我有意识地采访了一群文化老人，如社会学家费孝通，哲学家胡绳、王元化，文学家张中行，画家兼散文家黄永玉和黄苗子、郁风夫妇，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朱家晋，文物大家王世襄，红学家周汝昌，等等，也制作了纪念沈从文、朱自清、田汉、傅雷、老舍、冰心、郭小川等已逝文学家的专题节目。

这些文化老人多出生在本世纪初期，他们同苦难的中国一起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：有过屈辱、惶惑、颠沛流离和生死别，也有过放纵、快乐、青春激情甚至辉煌荣华。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大时代中爱着、恨着、痛着、唱着；他们沉浮，他们挣扎，他们思考；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人生的针毡上翻滚体尝……每接近一位老人，就翻开了一本生命的大书。流连于这些惊心动魄的人生，我反复感受着命运的无常，生命的丰富。

转眼间，6年过去了。在我的采访名单上，已经有了100多个扎实的名字，也就有了和100多个生命的相遇。他们或老或少，与我的交往或深或浅，却都在我眼前展开了一本本光华璀璨的人生之书，让我看到了人的脆弱与生命的坚韧，个性的独特和思想的光华。

我很喜欢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说法：

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……

因而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因此，我要感谢嘉宾们的慷慨，让我分享他们独特而美妙的思想。所谓大恩不言谢，这本书中，我把他们的赠与记录下来，留下对我们短暂的相遇时光的一份记忆。

在播出的《读书时间》节目里，因为时间长度的关系，嘉宾们的一些颇有意思的谈话被剪掉了。在本书中，我根据记录，尽力保存了原样。

年轻如我，便能体味种种别样的人生，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央电视台所给与我的这份读书的工作。

我一向觉得，生而为人很不容易，一辈子从生到死得绕过多少凶险暗礁，穿越多少惊涛骇浪！还没成型，就面临几万亿个精子的生死搏斗，面市以后，在数不胜数的细菌病菌威胁下挣扎长大，读书考试就业升迁哪样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还要随时准备应付自天而降的种种不测与灾祸……越想越觉得心疼自己，总觉得好不容易的每一天都该珍惜。

有人把日月留在记忆里。我打造了这个盒子，把日月的碎屑，小心翼翼藏了一些在这里。

# 目录

自序 ■1

一念之差 ■1

家有仙妈与仙爸 ■6

老街 ■13

舌头的历程 ■19

时间草原 ■23

读书的职业 ■33

德国鬼子也读书 ■41

随玛丽亚·儿玉而来 ■47

和王朔摆“写字儿” ■56

金钟为谁鸣响 ■63

雪域青藏 ■73

《傅雷家书》背后 ■81

张抗抗：女作家都怕你 ■89

附：还大众一个梦想 ■93

生命换美 ■97

附：与吴冠中对话 ■103

美，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■113

附：从文、兆和书信选 ■119

黄家兄妹 ■126

附：戏剧人生 ■133

逝去的与留下的 ■139

附：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■143

左手拿话筒 右手拿笔 ■151

附：赵忠祥与《岁月随想》 ■157

清园：来自岁月的记忆 ■166

附：王元化与《思辨随笔》 ■173

海派绅士与江湖杀手 ■179

附：周国平和他的散文 ■185

流年碎影张中行 ■194

附：世间的许多事情 ■199

布衣文人东瀛来 ■205

附：大江健三郎与文学 ■209

玩之大家 ■217

附：王世襄与《锦灰堆》 ■224

真不容易 ■235

附：关于《池莉论》 ■238

老顽童的世界 ■247

迟子与方方 ■255

附：她从北极村来 ■260

山东高密东北乡 ■271

附：莫言与《檀香刑》 ■275

写作使我的人生变得完整 ■287

附：“相依为命比爱情更重要” ■293

秦地平凹 ■302

附：商州·白夜·土门 ■304

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在说着一些无聊的话 ■313

附：陈忠实与《白鹿原》 ■316

2001年最后的幸福 ■324

附：刘震云“一腔废话” ■326

附：铁凝，香雪 ■338

附：马原与小说 ■350

附：人在漩涡 ■360

附：与陈映真的对话 ■373

后记 ■383

## 一念之差

许多的事,其实就是一念之差,便有了天壤之别的后来。

命运,大致也是如此。

1990年,我从浙江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,分在了四川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工作。一个20郎当岁的女青年,身体健康,自忖是文学硕士,还有想做“一番事业”的激情。赶巧工作不算紧张,与所学专业又有相当距离,便有了许多的闲功夫和使不完的闲精力,遇上点风吹草动,便动了闲心思。

那时住在总工会的单身宿舍,还没有条件买电视机,收音机就成了我们几个女孩子非常重要的业余娱乐工具。1991年开始,成都的广播电台突然亮起改革大旗,一扫过去单调的、冷冰冰的播报式腔调,出现了大量贴近老百姓的播音内容,一批年轻的声音操着软软的港台腔,借鉴流行歌曲中的气声唱法,甜软柔蜜地给你聊天——咱老百姓的耳膜几十年如一日地接受着钢脆响亮、斩钉截铁的声音的打磨,现在,哪受得了这个?温柔对于坚硬的扫荡向来是一往无前的。不觉间,沁人心脾的“靡靡之

音”通过立体声道走遍了蓉城的大街小巷。我们的宿舍，当然，也毫无例外地投降了。

那时候，在睡觉前，我喜欢躺在床上半梦半醒地听什么“夜半悄悄话”之类的深夜广播，可常常听到主持人念一些简单的错别字，说一些文法上有问题的句子。听的时间长了，就想：他或她还不如我呢，要是我……

这念头一起来，就坏了。革命的火种，扑都扑不灭。

室友赖静，和她学的古典文学专业一样典雅。一日，我们一起看一个电视节目，女主持人说话露怯，赖静就说，李潘，你比她强多了，你把普通话练练，去当节目主持人算了。

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我假装有点谦虚地打着哈哈，但心下狂喜。这以后，我觉得应该好好提高自己的语音水平，于是就利用一切机会操练普通话。上班时，只要有电话就抢着接，提着嗓子，拿着腔调，无比亲切地说：“您好，这里是总工会政研室，请问您找谁？”

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打错了电话，打到了北京。

后来，总工会组织了一次上街的义务宣传活动，为这次活动要录一盘宣传带在大街上播放。因为我有时在部门开会时操着四川普通话（简称“川普”）替大家念念报纸，这次，组织上信任我，让我念了一篇告示之类的东西，果然，在大街上播放了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喇叭里听到自己的声音，那声音之怪异，可怕到我几乎不好意思抬头。研究室的李姐和宋姐后来对我说：总工会的同志们听了广播，都说播得很像“美国之音”。

即使如此，也没能对我那点“邪念”产生丝毫打击。此后的